



持  
21  
2786  
5



門 21  
號 2786  
卷 5

第十八回

鎮三

山

寬入登雲

焦面鬼謀妻落枯井

却說蔣敬假歸

信領青州兵來合營會勦登雲

山嘍囉來

書

尤元明主勦撫前用之說當受他

原目

納欵蔣敬恐怕鄔瓊疑心故意說道不可若是良民  
不得已而哨聚山林情猶可恕今這夥賊寇投誠復  
叛法所不容况區區小寨破之何難不可聽信俞仁  
道黃將軍之言雖是有理只是山勢險峻林木叢雜  
死守不出曠日持久目今朔廷西北用兵糧餉不敷

水許後傳

第十八回

卷五

昭和十一年  
二月一六日  
購求

我等三軍暴露于外，登青萊的兵盡數調來城守，單弱恐怕別寇乘機竊發，爲禍不小。且受他納款，只是兵法云：受降如受敵，不可懈怠。了郎瓊道：俞將軍之論，深爲得計。分付嘍囉道：降便准了，限三日內都要面縛轅門。若再遲延，攻破山寨，寸草不留。嘍囉稟道：明日燒燬寨棚，料理花名冊籍，全夥下山。求元帥先給免死牌。郎瓊喚軍政司給一張大牌，凡來投誠，魚貫而入，逐名聽點，綸花紅給賞，營中兵士免得廝殺，盡皆歡喜。嘍囉叩謝，回到山寨，將郎瓊准降將敬等

各人的話說了。綠玉執差孫立打東寨，阮小七打西寨，孫新顧大嫂埋伏登州去路。鄒潤擄春埋伏萊州去路，自同扈成直搗中軍。分撥已定，三更時分，人腳放馬，摘鈴悄悄下山。到得寨邊，並無動靜。先說藥廷玉，扈成排開鹿角，發一聲喊，殺入中軍。郎瓊終是慣將，不卸衣甲，急起身來，見一派火光，滿營通紅。那些軍士都在睡夢裏，馬不及鞍，人不及甲，亂竄起來。郎瓊手拿大桿刀，當先抵敵。藥廷玉挺點鋼鎗，兩下相持。忽然黃信領嘍囉殺出，郎瓊見裏應外合，心慌

水滸後傳 卷四  
意亂被樂廷玉一鎗搠倒。扈成魁上一刀殺了。兵卒各一。地生。尤元明聽得中軍喧嚷。方起身來。阮小七早已入營。一朴刀砍翻俞仁。知兩寨已破。飛身上馬。往寨後逃走。孫立舉鎗趕來。一聲砲响。閃出鄒潤。傷春措手不及。被孫立一鞭撻下。半個腦袋。死于馬下。四路裏勦殺。刊得。七明三營的兵。盡皆收沒。奪得馬匹。衣甲。器械。糧草。擺回山寨。正是。雙敵金鑿响。人唱凱歌回。眾頭領不務之喜。重賞喫囉。人非筵席歡呼。暢飲樂廷玉道。眾不敵。因守多時。若無將大討改。

扮青州兵將裏。而殺出來。幾乎存扎不住。孫立道。我這兄弟。本是個落第舉子。文武全備的。只看他假做黃信。一些圭角不露。使鄆瓊並不疑心。便見他的才調。只是黃信身上用計。忒毒了。須知會他上山。免得受害。方好。但恐怕未必肯來。蕭讓道。黃信武藝高強。極有義氣。只因權宜之計。借他名兒。破了三路大兵。前日調青州兵將會勦他。託病不來。是見昔時情分。今陷害了他。坐視不救。于心何忍。待小生掉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同臨山寨。若是執迷不肯。這也由他了。

樂廷玉道蕭先生言之有理，事不宜遲，恐登萊殘兵  
回去，後是青州統制內應，就有口難辨了。敢煩明日  
就行當晚宴罷，次早蕭讓原扮白衣秀士，取些銀子  
在身邊，作別下山不題。且說登萊兩府的敗兵回說  
青州統制黃信領五百兵來合營，結連賊寇，引他晚  
間劫寨，在裏面殺出，壞了三位將官，五千兵馬。兩府  
一面會稿申報樞密府，就行關青州，把黃信收管。青  
州太守姓張，是科甲出身，爲官清正，一塵不染。與黃  
信極是相知。當下見了知會文書，不勝駭異，就請黃

信到來，與他說知黃信道末將，因有瓜李之嫌。又且  
染病前日預先申覆，不去合營。這幾時從不出城，恩  
府深知的那裏有這樣事。太守道：統制你素履忠貞，  
本府佩服的，想是賊人反間之計，假冒將軍領兵助  
戰，破了。現放本府作証，先回文兩處，說將軍從  
不出城。及申到樞密府，力爲辨明，願以百口相保。  
不須憂慮。黃信致謝不盡，回到府中，終是放心不下。  
悶悶不已，過了兩日，門上報說有東京蕭秀才來訪。  
黃信想道：東京有什麼蕭秀才，再省不起。道有請見。

是蕭讓相見畢黃信道蕭先生你在東京供奉那得  
光降蕭讓道爲朋友一件事牽累安身不得特來投  
達兄長大才復任青州一向定是得意黃信道向日  
爲花知寨一事宋公明勸上梁山招安之後東征西  
討留得性命蒙聖恩重授此地新任張太守與小弟  
極合得來倒也無事不料孫育阮小七等不知爲甚  
事重聚登雲山樞密府差一員上將領三千御營兵  
馬又會合登青菜三府統制征勦行文來調我四眾  
兄弟在那裏左右皆難只得推病不去不知那備假

冒了小弟打青州旗號去合營內應三路兵將盡行  
敗沒登萊兩府會稿申報樞密府又行關來討收管  
太守雖極力分辨恐有不測因此納悶先生來得正  
好與我籌畫則個蕭讓道揔是朝廷昏暗奸黨專權  
我們舊日弟兄一個也容不得宋公明一生忠義日  
望招安血戰多年功高不賞反資鳩酒藥死了他小  
生是間散之人指臉上金印道爲安道全出使高麗  
被虜師越讒謗蔡京發怒奏過聖上着大理寺勘問  
安道全知風潛避開封府將小弟與金大堅申解幸

得宿太尉營解從輕發落刺配沙門島在登雲山經  
過被他們劫了上去剛遇鄔瓊來會勦衆寡不敵存  
扎不住恰好蔣敬上山來扈成獻這條計叫他扮做  
兄長就破了三路兵兄長雖然不去盡說青州統制  
內應况又是舊日同夥那裏去分辨雖有太守作証  
那高休童貫一班奸黨豈肯聽信不如及早同了小  
弟去免得禍到臨頭悔之晚矣黃信沉吟半晌說道  
先生且留幾日看太守中文入得明權且容身若  
有變故只得依着兄長了蕭猶豫不好十分

催促只得住下晉光景到第二日辰牌只見一個將  
官身披細鎧腰懸利刃領百來個關西大漢弓上弦  
刀出鞘直入統制府黃信忙問來歷那將官喝令把  
黃信拿下推過囚車囚住原來是鄔瓊的女夫姓牛  
爲濟州都監聞得夫人被黃信內應殺了心中忿恨  
不待樞密院來文就先捉住太守聞知急來分解那  
來肯聽爲道這賊子反性尚在劍筵陞你做都統制  
不思量盡忠報國又通同舊黨壞了三路兵將太守  
道黃統制患病與下官終日在此並不出城這是賊

人詭計假冒青州兵下官可以力保已申辨到樞密院了不可造次牛都監道他假推患病潛到那裏通謀劫寨大小三軍親眼見的太守你先有文書印會也要連坐男令軍士推着囚車竟去太守嗟嘆不已却說蕭讓見黃信拿了如飛回到山寨報知樂廷玉卽點五百嘍囉引孫立扈成阮小七埋伏在青州來路等到次日只見牛都監氣昂昂騎在馬上兵士簇擁囚車前來林子裏一棒鎗聲閃出四騎馬五百嘍囉一字兒攔開阮小七道知事的留下買路錢放你

過去牛都監大怒道我是濟州上司官那有買路錢與你這夥草寇輒敢大興阮小七道莫說你這蠢牛便是宋官家在此經過也要脫下平天冠做當頭牛都監也不回言把潑風刀對面砍來樂廷玉挺鎗接住孫立又提虎眼鋼鞭橫打過來牛都監抵當不住拍馬便走阮小七扈成早打開囚車放出黃信樂廷玉見牛都監走了也不追趕黃信騎了嘍囉一疋馬回到山寨一齊拜見黃信發謝道這位好漢是誰來救小可的性命孫立道是祝家莊上教師樂廷玉與



我同學武藝的弟兄除授登州都統制請來做山寨之主指扈成道是扈三娘哥子扈成這條妙計是他定的對蔣敬道兄弟你假冒我得好蔣敬道若不是假冒兄長在青州做官威風凜凜那肯到山寨裏來衆人齊笑起來蕭讓道我苦口勸你只管遲疑誰知禍在頃刻黃信道多蒙列位救拔從此死心塌地了只是負了太守一片好心當下大排筵宴與黃信慶賀連夜差人下山迎取黃信家眷酒至半酣安道全道蕭金二位爲着小可無辜受累賴衆弟兄救得上

山只是兩家宅眷寄在歸煥章莊上不通音信兩地挂心連日見山寨有事不敢說起今已寧靜意欲到那裏接來無有親信人可託自己下山恐人認得即便只有穆兄弟初到身上沒事央煩走一次不知意下若何穆春道弟兄們總是一般明早便去安道全大喜當夜席散安道全修了書札封一百兩銀子相謝聞煥章蕭讓金大堅各有家信穆春就下山安道全道聞煥章莊上離東昌二十里地名安樂村在官道邊門前一座小石橋有株古梅橫過欄來便是穆

春道不消細說路在口邊掛口腰刀提條朴刀背上包裹作別下山在路不消幾日到了安樂村問到聞煥章家裏有個小廝出來問道客官那裏到此何事穆春道要訪聞先生的有安道全蕭金二位家信在此蕭金兩個娘子因久無音耗甚是耽心說有家信自走出來穆春向前施禮蕭金娘子問道客官上姓家信在那裏寄來的可曾親見我們官人麼穆春道我便是梁山泊上小遮攔穆春二位哥哥俱在登雲山寨裏恐二位嫂子記念特要我來迎接二位嫂子

到那裏去就把家信遞過蕭金娘子道原來是穆家叔叔雖在山寨多年不曾會面故不認得有勞叔叔遠來問先生爲着我們有些事故到東昌府去了敢怕晚上回來我們這幾日如坐針氈如今有了音信萬分之美了叔叔請坐轉到裏面整頓午飯叫小廝搬出來喫了穆春坐到將晚聞煥章纔來相見罷穆春道小可從登雲山來有安道全書札在此打開包裹取銀子一並送過聞煥章看了書中來意道足下高姓是穆一向久慕的安先生送銀子來便是客套

了穆春道教小可致意畧表寸心聞煥章收進搬出酒餚相待說道小牛一心耿直路見不平長受小人之累蒙安先生託蕭金二位宅眷在家蕭小姐與小女情投意合如嫡親姐妹一般終日做些女工鍼指閒時吟詩寫字蕭金二位娘子俱各賢淑竟是異姓骨肉只爲有一朋友姓仲字子霞是個風雅之士前邊夫人生下一子甫得六歲夫人不幸得病身亡那仲子霞因中饋無人幼子没人撫養只得續娶了一個姓胡的那胡氏是再醮之婦兇悍異常性情惡劣

令人增恨  
變之感

那前邊的夫人聰明賢達知書識理夫妻相敬如賓子霞當初看做世間極平常的道理也就不知不覺過了誰知續娶那胡氏這般暴戾大不相合被媒人所誤只得無可奈何在家一日也住不得因有個故友陞任西川采訪使請他爲記室把兒子送在小生處讀書子霞出門之後胡氏就喚前天之子綽號焦面鬼稟了母氣一發狠毒不仁唆着母親百般凌辱竟把仲子霞幼子磨難死了佔了他家私一窩的快樂小生其實可憐那孩子受屈而死未免發了幾句

公道說話冲撞了他。這胡氏陰險之極，並不發怒。反央人來求小女的庚帖，聘做媳婦。又對人說：「若不肯時，就把他的陰事到東京首報，怕他不連夜自己已送過來。」我一聞，氣得昏昏。我這女兒要覓個快婿，倚託終身。多有豪門世族要來聘定，一槩謝絕。怎肯與焦而鬼爲配？不要說他庸惡陋劣無賴，小人只是那胡氏天下第一個惡婦。怎肯送到他手中磨折回絕了？他果然那焦而鬼到開封府呈首道：「是窩匿反寇家室，縱放欽犯，逆天大罪行。」文到東昌府，提人找尋。思提到開封府，自有宿太尉營救。料沒大事，只爲受了安先生萬金重託，豈肯使二位娘子去出頭露面？這叫做爲人謀而不忠了。正在萬難擺佈的時節，得足下接了去，担子就輕十分之美。穆春見說怒形于色，說道：「那惡婦與這焦而鬼住在那裏？我今夜殺了他。」和問先生同上登雲山，怕他叫起撞天屈來，問喚章道：「這個使不得。小生是開曠的人，事情分解了，便沒事。只要二位娘子完美其事，就無對証，怕他怎的？穆兄，你且耐性。我今日東昌去打聽，呈首是真的來。」

文還未到。恐怕只在日內。穆春道。既然如此。明日早  
些。僱兩乘車子。押送到山安。先生知道。放心不下。必  
然要小可到東京來。看觀先生哩。聞煥章道。我到東  
京。有人護衛。再不敢動。煩還有一件難處。拙荆因過  
只有這個小女。我到東京去時。舍下無人。照舊又恐  
那厮心懷不仁。要使強暴。若帶到京時。近日聞得金  
國收盟。統兵南侵。在京官員多有打發家眷回鄉。若  
有變故。進退不得了。思量安頓。在親友處。亦無至親  
切友。可以託妻寄子的。如今世上人轉眼相負。以此

躊躇不定。况是蕭小姐。要與小女分別。戀戀不捨。各  
自流淚。正難爲情。穆春道。小可有個計較。在此。安先  
生與尊駕爲金石之交。蕭護金大堅。蒙先生高誼。刻  
銘不忘。山寨裏目下殺敗了三路大兵。官軍魂飛魄  
喪。不敢正眼相覷。萬分寧靜。小可輩雖是粗人。都是  
頂天立地的漢子。立心不苟。不若小姐全到山寨。待  
事平之後。迎接還家。實爲至便。聞煥章道。便是。二位  
娘子也是這般說。今得穆兄這般肝胆相待。事有經  
權。只此便了。這裏隣家是個車夫。我去僱定了。五鼓

啟行進去對女兒說道我到東京必無大事只是放  
你不下方纔那穆兄講得有理明早同二位嬌嬌去  
權且安身有安先生在那裏自然無事你還要謹慎  
事若一解我就來領你回家小姐見說同蕭小姐去  
也依允了當夜一家不睡收拾行李停當到五更喫  
了酒飯車子到門前先裝了細軟行李蕭金娘子各  
坐了一乘兩位小姐共坐了一乘開煥章又分付一  
番你出門之後我也卽上東京不等來提蕭金娘子  
謝過登車開煥章取一封回書與安道全並寫寄托

女兒之事各各垂淚而別穆春提了朴刀大踏步押  
着車子前進到晚足行一百里路晚間尋客店揀一  
間潔淨的房安頓了女眷自己在房門前安歇這客  
店是三岔路口河北山東河南往來通路客房裏也  
下得人多見一個人滿面黑斑兩眼彌進狀貌猙獰  
打角酒一盤牛肉同一個人共喫那個人問道你從  
那裏來這個人答道我在東京開封府呈首反叛事  
情已蒙准了發在東昌府捉人我回家去料理那人  
道你何苦惹這空禍敢是有仇麼這人道仇也有些

若不去闖空頭禍我焦面鬼怎得香噴噴老婆到手  
那人道明早要赴路不陪你了走了去穆春仔細一  
認又聽他自說出誣名在心到鷄鳴時候各自起身  
穆春看蕭金娘子開小姐上了車子分付車夫道你  
們先去在十里亭等我我就來車夫推着先走原來  
這三空路到登州過東東昌反轉落北穆春立在大  
路上見焦面鬼背了布套子獨自出門讓他走過隨  
後跟來行了五里多路天尚未明到一古廟邊過圍  
一望並無行人趕忙叫道焦面鬼和你同走焦面鬼

只道昨夜同弊酒的人就立住了脚穆春向前把脚  
做了鐵門限劈胸一拳望後便倒喝道你要香噴噴  
的老婆叫你先弊碗板刀麵着拔出腰刀照頭砍下  
直挺在地廟前有口枯井提了腰膀望黑洞洞井裏  
一丟眼見得井底窺天了把布套子一抖抖出一個  
小皮護書匣兒一二兩零碎銀子幾張有字的紙藏  
在自己纏袋裏提了朴刀從舊路趕過東往回有二  
十里見車子歇在亭子上車夫蹲着打盹穆春道小  
姐我爲聞先生報了仇了到東京必然無事聞小姐

不識字  
是天色  
牙吻

不知緣故不好問得。穆春喚醒車夫走路。第三日到  
了山邊。先去通知安道全。脩說聞煥章之事。蕭讓金  
大堅出來接了家眷。自有顧大嫂阮小七母親陪進。  
安道全看了回書。見聞小姐同來。甚是歡喜。穆春道。  
還有一樁快事。纏袋裏摸出字紙來。却是焦面鬼開  
封府呈首的底子。說他在店中喫酒。如何講被我趕  
上殺死。丟在枯井內了。藥廷玉與衆頭領贊道。兄弟。  
你真是好漢子。每事攻。尋新絕。擺筵席與穆春接風。  
又與蕭讓金大堅煖房裏面款待。聞小姐蕭金娘子。

自不必說。正是聚散却如萍。打葉歡娛深喜鳥歸巢。  
不知聞煥章到東京。畢竟如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穆春先送聞小姐上山。後來聞煥章使可護送呼。  
延灼家眷。竟到登雲省。却許多兆搭。極得剪裁之  
法。



第十九回

啓兵端輕納平州城

逞神力奪轉唐猊甲

却說聞煥章被焦面鬼挾仇呈首開封府。要到東京分理。心中放女孩兒不下。却好安道全與穆春來接蕭全一位娘子到山寨完聚也。喚女兒同去。身子纔無羈絆。五更送上車子。未免有些孤恹。恐怕東京府有人來提。把房屋封鎖。托與隣人照管。自己卽上東京。先去叅謁宿太尉。把焦面鬼挾恨呈首開封府。蕭讓金大堅宅眷。有安道全差人來接。打發到登雲山。



的事說了，懇求太尉分解。宿太尉道：「不妨，我遣官對府尹說，把呈首人治他誣陷的罪。」聞煥章拜謝而出。到大相國寺，尋一寓所住下。且看下落。那時智清長老已回首了。寺中一個老僧，法號真空，是個有德行的禪師。一向廝熟的，就留松月軒宿歇。真空到晚上，喚侍者烹茶，與聞煥章閒話。說道：「聞先生，你真誠君子，隱逸避世，今日何故復到此地？」聞煥章道：「只因愚直，觸了小人之心，有些事在開封府。早上見過宿太尉，與我分解，少不得要耽擱幾天，借寓貴刹，但恐打攪不便。」真空笑道：「只是有慢，何出此言？老衲雖是世外的人，眼中看不過，也要出京尋一個隱僻之所安身了。朝廷的事，都被一班朋黨弄壞，這不消說了。還有災異的事，可曾聞得麼？」聞煥章道：「遠在鄉僻，不曾知道。」真空道：「夜靜無人，不妨開講。有龍挂在軍器作坊，兵士取來作脯。大雨七日，京城水高十餘丈，禁中出了黑膏，其形丈餘，毒氣噴開，腥血四濺。又有黑漢蹲踞像犬一般，點燈時候，就搶小兒，啾狐狸坐在御榻上，東門外一個賣菜的，至宣德門外，忽然癡迷。」

手罵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說快些改過又有賣青菓男子有孕生子酒店姓朱的妻子忽生髭鬚長六七寸宛然一個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天狗星隕有聲如雷彗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呂種種怪異不可殫述總之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眼見得天下大亂了這是老僧饒舌先生須要聾言談至夜深到客寮送單安寢次日聞煥章去見高宗一尉亦將此事囑託高係道軍務倥偬這些細事那裏來我去對開封府說便了聞煥章辭謝

回大相國寺中不題原來大金與宋朝和議之後以燕雲之地與宋將富室大家遼國舊臣左企弓等盡行東徙那此百姓在路流離困苦棄子拋妻過尋鞭朴備極艱辛行到平州一齊訴與守將張瑩道丞相左企弓等投降金朝百姓多被遷徙家業大散妻孥被擄生不如死求公救主使我等復歸鄉土生死感恩張瑩召諸將商議道我本遼國大將鎮守平州兵強將勇何不投降于宋興復遼國使百姓安集名標青史何所不可遂請丞相左企弓來說道公爲遼國

此尚亦悉  
從正史

水滸後傳 卷四  
大臣當盡忠竭方死守社稷。怎麼金兵一到就替首  
迎降。使遼國絕滅。今又百姓東徙。備極苦難。皆汝之  
罪。左企弓無詞可對。張毅喝令武士縊死。棄屍野外。  
遣牙將李弼投降童貫軍前。童貫密本啓奏道。平州  
形勝之地。張毅總練之材。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左司  
郎中宋昭諫道。不可前者與金破遼。棄兄弟之國。親  
虎狼之隣。已爲失策。今新與金盟。納叛受降。自啓其  
釁。後必有悔。王黼大怒。將宋昭削籍爲民。勸帝納之。  
加授張毅爲鎮寧將軍。欽賜黃金綵段。張毅受詔遂

改宋朝旗號。練兵守城。金主聞張毅降宋。大怒道。那  
宋朝藉我兵力。破了遼國。好意分燕雲之地。與他貪  
心不足。背了盟誓。不可不伐。遂差大元帥韓離不領  
兵二萬。攻打平州。一連攻打三日。張毅無措。只得棄  
了平州。同二子逃到童貫營中。韓離不得。了平州。火  
速追來。切責童貫。棄盟納叛。快把張毅送出。尚可饒  
恕。若是執迷留住不放。殺到東京。連那無道昏君。一  
併捉來。童貫心慌。只得把張毅父子灌醉。縊殺。將木  
匣盛了首級。送到金營。韓離不肯罷兵。必要童貫

親自來謝罪。童貫心中害怕，那裏肯去。連夜逃回京師。那時郭藥師專制一路募兵三十萬，心懷進退，開縊死張穀首級送到金營，憤然道：「金人要張穀，卽殺與他，若要我也照樣了。」卽率衆降金，作爲鄉導。知宋虛實，領兵深入金國。又遣大將粘沒喝統兵十萬進攻太原邊報甚急。羽檄交馳，道君皇帝心中憂懼，集文武多官商議避兵之策。詔天下勤王，以皇太子爲開封牧，將幸亳州。太常少卿李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

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傳位皇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居龍德宮，改爲靖康元年。以李綱爲兵部侍郎，分遣十員御營兵馬指揮使，各領兵二千前往黎陽防遏金兵渡河。此乃朝廷大事，且攔過不題。且說那焦面鬼的母親胡氏在家，不見兒子回來，心內憂疑，有個隣舍從東昌來說三岔路口古廟前枯井內地方人起出一個死屍，好似焦面鬼。胡氏聞知，魂不附魄，就與隣舍領到那裏見拋在荒地上。面色從來焦黑，死後喜得不改，只是沒有了了一隻腿。想

被狗嚼了號咷大哭，身邊帶有銀子，買口棺木盛貯。停好了，回到家，中日夜悲哭，想道：「必是聞煥章謀死，娶去東昌府告理，雖然陰狡，終是女流，隣里都恨他。平日所爲無人幫助，患病起來，不消幾日，也就嗚呼哀哉。」古人說得好：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那胡氏既喪了丈夫，自該守節，忘了昔日恩義，去再嫁仲子霞，又應該與他照管家業，撫育兒女，反溺愛前夫之子，把他一個聰俊孩子，可憐生辣辣磨滅死了。又怪旁人公道之言，教兒子去呈首，陷害賢良。皇天有眼，母子俱亡，是不是惜開語丟過。再說聞煥章在大相國寺已久，不見焦面鬼來催審，開封府因宿太尉囑託，並不來提，終日游玩閒時，與真空禪師談些佛法。一日在大殿上，隨喜看是廟市的，見一個軍官，跟兩個家丁，騎着馬到寺內拜客，下了馬，叫家丁遞帖，見了聞煥章，舉手道：「久違了，怎的在此聞煥章看時，却是雙鞭呼延灼，忙向前施禮道：「老將軍，濶別多年了，一向定當納福。小生有些小事，在此作寓，請進待茶。」呼延灼道：「有一敝友亦在

此作寓特來拜他家丁來回覆道某爺出京了聞煥章邀進松月軒坐定侍者獻茶呼延灼又問先生爲着何事聞煥章把安道全偶然到莊上留他看病蕭金二人刺配寄放家眷被焦面鬼呈首的事講了呼延灼道此是小事無影無踪怕他怎的我們舊時的弟兄多事得緊受了招安爲朝廷出過力拜除官爵也該守些本分爲甚麼東也起事西也嘯聚不唯壞了宋公明一生忠義連我們面上少了光采動不動說是梁山泊餘黨聞煥章道總是爲官司逼迫出丁

無奈就是小生局外之人也牽惹在內呼延灼道有個小兒取名呼延錕年已長成頗有膂力武藝也習熟了只是不通文墨欲屈先生訓誨不知尊意若何聞煥章尋思半晌女兒已安頓得所回家也無甚事况且京師請先生是按月的進退可以自由回言道但恐才疎學淺不能爲公子之師呼延灼道不必太謙敝寓離此不遠少停奉迎舉手作別出門果然到下午家丁牽了一匹馬一個名帖來接聞煥章謝過真空禪師騎馬到門呼延灼父子迎進看那公子相

貌魁梧、身軀雄壯、英氣逼人。真是將門之子。進到中堂。呼延灼叫院子鋪單。請聞煥章上坐。公子呼延鈺倒身拜了四拜。聞煥章在旁邊受了兩禮。晚間設席款待。次日進書館肄習。六韜三畧。盡心講訓。公子也穎悟。領畧不在話下。一日呼延灼營中操練回來。到龍德驛坊下。見側首小巷裏一個人抱着一個紅羊皮匣子。急忙奔出來。後面一個小學生年紀不上十五六歲。眉目清秀。面白唇紅。飛也趕來。大喝道：「這大膽的賊！拐了東西往那裏走！」旁邊三個開漢一

把攔定道：「小子，你爲甚趕他？」那小學生焦躁道：「你們敢是他同夥，分掙不脫。心中大怒，把前面的一掌跟跟踉踉倒過一邊。又飛起右腳，將這個腰跨下用力一踢，便護疼疼了。下去。還有一個不敢向前。那小學生飛也趕上，將抱匣子的照背心一拳劈手奪過匣子。罵道：「這干殺不盡的賊！因拿去送官，便好看的人擠滿了。都道：「恁般四個大漢，經不得這個小娃子動手。端的好氣力！後來長成不知怎的哩！」呼延灼也勒住馬，看得呆了。喚道：「你這小官人，是那一家的人？」匣子



內什麼物件。那小學生把呼延灼上下一看。知是有職分的。不慌不忙。放下匣子。又手答道。姓徐。匣子裏是祖上三代傳下的一副鷹翎砌就圈金鎖子甲。名喚賽唐猊。先父在日。花兒王太尉。情愿出十萬貫來買。不捨得賣他。先父從征方臘途中。病故。母親又亡。只同一個乳母過活。家道雖然消乏。還着遺訓珍藏。在家等閒。也不把人看。三日前。這兩個搗子。說是老種。經畧相公。差來借去。一看。我回說沒有了。叵奈打聽我不在家。欺乳母是女流。竟闖進內室。搶了出來。

我恰好回家。方纔趕來奪回。呼延灼曉得是徐寧之子。見他勇力過人。又有志氣。便道。這般說來。令先尊是金鎗手徐寧了。我是雙鞭呼延灼。曾爲八拜之交。賢姪。你既父母雙亡。何不到我家裏。與我小兒同學。現請開先生爲西席。通家之誼。極是便的。那小官人見說是呼延灼。在山寨裏也還依稀認得。向馬前便唱一詞大喏。說道。小姪若無依。傍得伯父這等美情。不敢自外。呼延灼叫跟隨的。接過匣子。回到府中。與恭人說知。就裏道。這般英俊。後來必成大器。恭人也。

歡喜即取一套新衣服換過問道多少年紀答道小  
姪十六歲名喚徐晟呼延灼道小我孩兒一歲叫他  
兩個結爲兄弟當下徐晟就拜呼延灼爲父恭人爲  
母呼延灼爲兄恭人分付衙中下次人等稱爲二相  
公呼延灼到書館中與聞先生說了同拜在門下徐  
晟便拜爲師自此同習兵書資性聰明非常穎悟更  
兼做人謙謹老成上下都歡喜他徐晟叫人去喚乳  
母并家中物件搬來開時與呼延錕比較氣力走馬  
試劍呼延錕也使雙鞭徐晟原是父親存下一條金

鎗呼延灼自來點撥不消幾日兩個一樣精通呼延  
灼誇獎道這一對少年他日必爲朝廷良佐那恭人  
一發喜歡他有個女兒小字玉英年長十五歲生得  
容貌端妍有心要招他爲婿不上一月光景呼延灼  
從殿帥府回來說道不好子聖上輕信王黼童貫納  
降平州守將張殺金人借收盟爲題分道南侵攻破  
河北州郡將次渡河聖上危急思量避兵亳州李綱  
請傳令太子改爲靖康元年明日點兵到黃河守禦  
特旨內侍梁吉平爲總監督師就在教場內閱武召

募天下英雄。有一番大征戰哩。呼延銍徐晟道。既是  
閱武召募孩兒們。也要去看看。呼延灼道。這也使得。  
只要五鼓起身。次早呼延銍徐晟一齊結束。執了器  
械。同呼延灼到教場裏來。只見千軍萬馬擺列得十  
分嚴肅。各將官全副披挂齊整整。伺候到辰牌時分。  
內侍梁方平蟒袍玉帶。百員家將簇擁而來。放了三  
個大砲。登將臺而坐。左右擺着刀斧手。批起帥字旗。  
中軍官傳下號令。若有膂力過人。深按韜畧。弓馬熟  
練。出羣的。不論有職無職。俱准面試。若果才技

優長。不次重用。三通鼓畢。各營各隊的比較其間。優  
劣不等。中軍官又傳下令來。凡軍民人等來應募的。  
要試三事。第一試力。將臺下有兩個鐵墩。要提起走  
三匝。第二試箭。二百步外立下一標。標上畫個紅心。  
紅心內安一枚金錢。馬上射三枝箭。要中紅心。若能  
中金錢。尤爲超等。第三是試武藝。傳令已畢。那些應  
募的。都紛紛去試力。那鐵墩重有五百多斤。提不起  
的多。有畧提起的。走上幾步。就氣喘吁吁。只得放下。  
馬箭都有射中紅心的。金錢眼內並無一人。試武藝

這是容易的。呼延鈺徐晟看了半日，並無一個才技絕倫的。就放膽走到將臺邊，兩個俱是垂髫，穿着緊身繡襖，相貌齊整，盡皆屬目。呼延鈺徐晟各立一邊，將鐵墩輕輕提起，繞將臺走了三匝，原放在舊處，面不改色。衆軍士齊皆喝采。喚家丁牽過兩匹馬，呼延鈺徐晟把手一撥，騰身跨上，那馬嘶了一聲，如飛跑去。兩個各張弓搭箭，流星掣電，一般兩枝箭齊發，在金錢眼內，鼓聲大振。梁方平見了，也歡喜。已後四枝箭俱中紅心，團團把金錢圍在中間射完了，箭下馬

離鞍，呼延鈺手執雙鞭，徐晟提金鎗，盤旋擊刺，解數勳節，毫無疲綻。多少老成宿將，喝采不絕。梁方平大喜，喚上將臺問甚姓名。呼延灼從左邊班裏走出，打恭道：兩個都是末將的兒子。一個名喚呼延鈺，一個名喚呼延鈺，都是末將的兒子。一個名喚呼延鈺，一個名喚呼延鈺。今日本監奉聖旨召募，英勇隨各將出兵，守禦黃河渡口，黎陽一帶地方。許多應募的，都是庸材。唯有將軍兩位令郎，天生豪杰，堪爲國家梁棟。承制先授驍騎校尉，就同出征。若退金兵有功，更加顯職。呼延灼同呼延鈺徐晟拜謝回

水滸傳 卷四 班梁方平命軍政司發御營十員名將各領兵二千分守汎地明早卽要出師後期者漸那十員將官是誰

王進 劉光世 江豹 岳飛 楊沂中  
韓世忠 呼延灼 張俊 馬杰 胡定國

那十員將官有好幾個有名宿將其中也有個把搭色的梁方平發放已畢就去回覆聖上辭朝出師各兵將盡回去料理出征呼延灼同二子回家對闢先生說道今日梁太監奉聖旨在演武場點兵出守黃

河就召募英勇隨征前無出色的雖有兩個小兒技勇馬步各樣合式除授驍騎校尉隨我出征想起來金國遣韓不離攻河北粘沒喝打河東各統十萬雄兵今梁太監點十員將官各領二千兵去分守汎地那十員將雖有幾個好的恐眾寡不敵守禦不住金兵一渡了黃河東京危如繫卵恐不可保我同兩個兒子去到不打緊只是賤眷們在京放心不下在朝官員多有送家眷回鄉的我意亦欲煩先生叫家丁跟隨送老荆小女回到汝南那邊有些薄產可以住

得但是不敢動尊不知先生肯否聞煥章道承台翁  
這般雅愛豈敢推托在京中無事學生亦要南還送  
寶眷到了汝寧也要看覷小女這是兩便的呼延灼  
大喜卽進去叫恭人收拾家資細軟我央聞先生送  
你們到汝寧家裏明早我同兩個兒子從梁太監到  
黃河口防禦金兵不可遲緩恭人依命又置酒餞別  
一夜通不睡五鼓催車子坐了恭人小姐聞煥章騎  
馬四個家丁跟着出門分手未免各人含淚而別先  
說聞煥章押着車子出了京城行不上三日路程只

見那些百姓携妻挈子紛紛逃難說是汝穎光黃等  
處有土寇王善作亂聚兵五十萬搶掠子女玉帛殺  
人放火甚是猖獗官兵望風而遁聞煥章聽得這消  
息老大驚憂下了馬到車子邊對呼恭人說道有土  
寇王善作亂光黃汝穎州郡都被了人民逃散汝寧  
是去不得了重回京師又使不得今在路途進退兩  
難怎處處小生的小女在登州有幾個道義朋友在  
那裏也是將軍的舊相知不若且去權住待呼將軍  
得勝回來再作區處呼恭人道我是女流有甚見識

既是登州可以安身，但憑先生主張，開煥章就令車夫取登州路上去。又行五六天，方到登雲山下，使嘍囉通報。安道、全蕭讓、金大堅、穆春齊來迎接。到聚義廳上，一同拜見。安道等各加致謝，問東京事情。若何，聞煥章道：「我的事小，已解散了。所患金人敗盟，攻破河北河東，聖上傳位太子，改爲靖康元年。差內侍梁方平領十員名將去守黃河渡口。呼延灼亦在十將之中，他恐家眷在京，有失，央我送回汝寧。不料土寇王善在那裏作亂，回去不得，故同呼恭人小姐來此權住。衆頭領道：「正該如此。」顧大嫂便請恭人小姐到後寨，與蕭金兩娘子聞小姐相見，把細軟家資收進，打發車夫回去。聞煥章父子重逢，這歡喜自不必說。大排筵宴，內外款待。穆春將店中遇着焦面鬼，口出大言，次早跟到古廟邊，殺死獮入枯井中。說了開煥章道：「難得穆兄幹此快事，怪道再不見原首。」大到了當夜，盡歡而散。正是朝廷變亂難安坐，朋友歡逢且論心。不知呼延灼出征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徐晟能守先世之鴈翎甲，淵聖皇帝不能保祖宗。

之天下真可慨也

第二十回

呼延灼父子透重圍 美髯公良朋解險厄

却說呼延灼打發家眷回到汝寧，連忙整頓鞍馬兵器，到酸棗門外取齊各將官次第，皆到行伍整肅。等候總監梁方平啓行，不逾時，梁太監擺列儀仗執事，許多內官牙將傳呼而至，各官向前呈上手本打恭，就分付放砲起馬，旛旗金鼓絡繹不絕。馬上飛報說：金兵將次渡河，梁太監傳令火速趨行。到了黎陽，梁太監安營升帳，說道：邊報緊急，有五處極衝隘口當



曉夜防備撥爾等十員將分爲五營各領四千兵協力同守有功者陞賞失機者連坐呼延灼却派在楊劉村是第一要緊去處與汪豹合營同守領了將令遂與汪豹統兵來到楊劉村正是黃河岸口四野蕭條人民逃散擇地形下了寨紮喚呼延銍徐晟兩路隄防曉夜不寐不在話下說那汪豹原是一游手之徒實無本領投在蔡京門下營鑽做了御營指揮使心術更是不端見金兵勢大有心歸附暗地裏使人到幹不離處通了線索獻這楊劉隘口以爲進身之

階恐怕呼延灼連營掣肘請呼延灼到來置酒相待慢慢挑說道朝廷昏暗大勢已傾非一木所能支我與將軍雖用盡血汗那個知道若然得勝上而的人奏了功去倘一跌挫歸罪我們豈不闕良禽擇木而栖須要見機而作呼延灼聽了這篇言語毅然說道汪將軍差矣我等深愛國恩當以死報有功無功在所不較金國雖然兵多將廣我這裏緊守隘口黃河天塹豈能飛渡况有老神經畧知公統勅王之師三十萬不日就到勝負正未可知士大夫宋列聖相承恩澤

布在人心大淵。以北必有豪傑響應。全國孤軍深入。亦未爲得計。不可自挫銳氣。以慢軍心。汪豹見說不。動。公。笑。道。將。軍。之。言。真。金。石。之。論。未。將。不。過。一。時。戲。言。不。可。認。真。自。當。回。心。竭。力。其。立。功。名。將。酒。來。勸。呼。延。灼。推。辭。不。飲。回。到。營。中。與。呼。延。鈺。徐。晟。商。議。道。方。纔。那。汪。豹。來。下。說。詞。要。我。見。機。而。作。分。明。他。有。背。叛。之。意。如。何。是。好。呼。延。鈺。道。兩。營。併。力。備。禦。尚。且。支。持。不。住。他。有。了。此。心。倘。私。去。賣。國。如。何。了。得。爹。爹。明。日。寫。一。密。揭。到。梁。太。監。揭。了。他。免。得。日。後。連。坐。呼。延。灼。

道。汪。豹。見。我。詞。色。俱。厲。便。改。了。口。又。無。實。據。怎。好。輕。易。揭。他。徐。晟。道。那。厮。既。是。心。變。見。爹。爹。不。從。恐。有。肘。腋。之。禍。待。我。與。哥。哥。分。兵。五。百。另。立。一。營。在。那。前。邊。小。山。之。上。以。爲。犄。角。之。勢。倘。或。有。變。好。來。救。應。呼。延。灼。道。此。言。甚。是。有。理。卽。分。兵。五。百。結。一。營。在。小。山。之。上。呼。延。鈺。道。雖。然。有。了。犄。角。還。防。爹。爹。這。邊。孤。力。無。助。我。與。兄。弟。輪。流。一。個。在。旁。護。衛。始。可。放。心。呼。延。灼。喜。道。此。更。有。理。遂。分。了。兩。營。更。加。嚴。緊。那。汪。豹。見。呼。延。灼。分。小。營。在。山。上。已。知。他。疑。心。恐。防。泄。漏。暗。暗。差。

人去金營約定日期所以一連幾日並無動靜也不見金兵一人一騎到黃河岸邊忽然一晚風雨大作天色漆黑呼延灼道這般風雨更要嚴備同着徐晟領一隊兵沿河巡哨只見營裏火光冲天喊聲震地原來汪豹勾引奸細在營乘這風雨昏黑發作起來呼延灼徐晟慌忙趕回已有數百金兵殺人放火汪豹在火光中指揮呼延灼大怒罵道你這叛賊怎勾引奸細背叛本朝把雙鞭劈頭打去汪豹挺鎗接住徐晟前來助戰汪豹力怯拍馬便走呼延灼徐晟奮

力趕去不防金兵乘了大筏竟過黃河漫山寨野而來急轉身到小寨邊呼延鈺知道下來救應正遇幹離不到來呼延鈺把雙鞭抵敵呼延灼徐晟來助那金營又有別將接戰相持了半夜當不得金兵衆多把呼延灼父子三人團團裹住拚命殺到山上小寨二千兵剩得百餘金兵又緊緊圍住無計可施幹離不得汪豹獻了楊劉隘口無人阻當滔滔不絕把十萬大兵盡數渡了黃河那各營支持不定盡皆潰散梁太監見各營俱敗棄了黎陽也逃回京去再說呼

延灼父子三人困住了一日糧餉已絕徐晟道且到  
夜深拚命衝下山去不可死在此間其時九秋天氣  
積雨初晴到二更時分霜氣迷漫星光燦爛西風蕭  
颯孤鴈哀鳴望見金營火光未息呼延灼道趁此時  
衝下去若到天明必然難保領着殘兵抖擻精神三  
個併力衝下金兵都起四面圍住一將在馬上挺鎗  
刺過來呼延灼見是汪豹心中大怒罵道你這反國  
逆賊敢來阻當把鞭駕住呼延錕徐晟鞭打鎗挑殺  
條血路呼延灼且戰且走汪豹猶然不捨放馬趕來

呼延灼大喝一聲雙鞭齊舉打下馬來金兵拚命救  
起便不敢來追出得金營回頭看時兵卒盡無單剩  
父子三人黑暗裏不辨東西隨路奔走到天明離陽  
劉村已遠喘息方定呼延灼道天幸逃得性命如今  
到那裏去好被這汪豹所誤失了隘口東京決去不  
得了若回到汝寧那些奸黨必然罪我失機那裏分  
辨我想起來那美髯公宋全在保定府做都統制且  
到那裏權且容身再看京師消息遂取路到保定來  
晌午時分肚中已飢見村裏有座酒店下了馬進店

喚打酒來有甚麼喫飯酒保道金兵殺來連日午也不宰只有幾瓶熟白酒在此呼延灼道也罷拿酒來喫做五升米飯酒保取三隻大碗兩瓶酒一盆熟菜呼延灼見門前有一隻大公雞在沙泥裏抓尋蟲蟻喫說道把這個雞宰了一發算錢還你呼延灼喫了幾碗酒嘆口氣對徐晟道我前日征討梁山泊被你父親用鈎鎌鎗破了連環馬我兵敗了要去青州借兵復仇也到店中身邊沒了盤纏把金帶解下同一脚羊的煮喫不料隔著多年又被這逆賊所賣教我

無令進書

有家難逃有國難投今日還虧有你兩個在此正不問得你們帶得銀子麼呼延錡道孩兒身邊有些呼延灼笑道還好不然又要解金帶酒保煮得雞熟搬過飯來喫飽了會着鈔把蓋罩拴在馬上一同上馬行到傍晚已到保定城下見城門緊閉遍插旌旗城外居民盡皆逃散呼延灼仰面問守城軍士道都統制朱爺可在麼軍士道爲金兵犯界朱爺在三十里外把守飛虎峪不在城內呼延灼以馬躊躇只聽得金鼓亂鳴一二百皂隴旗擁衛呼延灼知是金兵忙

同二子撥轉馬頭，望小路便走。那箭如雨射來，把馬加上兩鞭，飛走得脫。在馬上商量道：「如今怎處？」朱全會不着金兵，遍地攔截。到那裏去好？又走錯了路，都是山僻小徑，看看紅日西沉，深林中怪鳥亂啼。轉過一個山坡，長松夾道，翠竹陰森。林子裏一座大寺，殿閣嵯峨，鐘聲遠徹。呼延灼道：「好了，且回寺中借宿一宵。明日再處到得寺前，正要下馬，忽聽一聲梆子响，山門裏走出四五十和尚，都執鎗棍，合攏來喝道：『你這飲馬川強盜，敢來窺探麼？』呼延灼道：『我們父子

一毫與僧  
家無涉  
處踏出來

三人去保定府尋朱統制，會不着。天色晚了，要在上刹借宿一宵，不是甚麼強盜和尚道：『我這萬慶寺是北齊所建，今歸順金朝，頒下告示，凡有面生好細拿大，請賞你馬上現有盛甲，定是宋朝敗將，捉去請賞。』衆和尚把鎗棍亂攔來，呼延灼父子大怒，將鞭打去。早打傷了幾個禿驢，餘皆退去。呼延灼父子放馬就走，又行一個更次，見大樹下有一所山神廟，因乏了，且進去歇息。下了馬，推開門看時，月光滿地，並無人影。空蕩蕩地，落葉堆階，蛩聲唧唧，又飢又冷，在門檻

上坐了一會徐晨跳起身取塊石頭敲出火來將落  
葉引着拆了竹扉燒了荆火覺得身上溫暖又點火  
各處搜尋並無一物走到門外尋枯樹枝湊那火堆  
往前一張急轉身到裏面提了金鎗便走呼延鈺道  
兄弟提鎗到那裏去徐晨指着手呼延鈺也拿一條  
鞭跟來徐

道哥哥有一個獐子在那裏  
當晚飯輕輕蹣去把鎗一擲直透  
子還叻叻的叫呼延鈺板出腰刀剝落了  
清邊開剝洗淨拖到廟裏說道兄弟擲得獐

行軍之苦

子在此權當夜消兩個重去搜出一個大酒罈抹淨  
把獐子剝做十來塊裝在罈裏放了些水打下窰楞  
四圍煽炙將次熟了徐晨道只是沒有鹽味怎麼好  
呼延灼道行軍勾當長是淡味那裏尋得鹽味尋  
得獐子也就好了譬如忍餓正要動手去撕開來喫  
只聽得隱隱哭聲呼延鈺側耳聽着說道奇怪荒山  
靜夜怎有哭聲莫不是有人呼延鈺徐晨同走出  
門外又不見人只見大樹邊有條小路月色明明兩  
個隨路進去望見竹林中射出燈光走近看時恰有

腰之潘巧  
雲此婦鉢  
中御鉢

水滸後傳 卷四  
個小靜室細聽似有婦人聲音喊哭徐晟推開竹籬  
從窓縫張看只見一個和尚接着個婦人那婦人蹲  
在地上極聲的喊叫又有個和尚來解婦人下衣呼  
延鈺也鑽進來窺見大怒把亮格窓一扳用得力猛  
那窓裂開同徐晟跳進去那兩個和尚開了側門一  
閃徐晟大喝道賊禿往那裏走呼延灼在廟中不見  
兩個走回來也出廟門觀看聽得徐晟聲喊又見兩  
個和尚飛遶而來撞個滿懷呼延灼順手撈住一個  
那一個走脫徐晟趕到拔出腰刀將刀背一築早把

和尚一隻右臂築斷垂下拖到靜室裏婦人還在地  
上啼哭雖是村粧到有些姿色剛巧蓬鬆衣衫不整  
呼延灼問道你從那裏來落在和尚手裏婦人拭淚  
答道奴是近村人家丈夫姓李爲金兵各處擄掠丈  
夫携着婆婆并奴家到山僻處躲難金兵衝來不見  
了婆婆丈夫夜深路雜奴家行走不得只得坐在前  
邊林子裏不防這兩個和尚看見推擁到這裏奴家  
寧死決不受污故此叫喊虧得搭救呼延灼又問和  
尚道你是何處寺裏怎不守清規要強姦良家女子



在靜諸師  
大率爲此

和尚道小僧原是萬慶寺裏要養靜參禪同師父築  
此靜室居住因本寺新來一個住持名喚曇化是嵩  
山少林寺出身使得好拳棒他歸順了金朝都要去  
點名他的兄弟叫做畢豐前日佔住龍角山被飲馬  
川強人所破去金朝元帥幹不離處請兵會勸這飲  
馬川我同師父聃了晚齋到林子中經過是我師父  
不合起了邪心扯到靜室裏都是師父所爲不干小  
僧事呼延鈺喝道這禿廝還要抵賴那個和尚一把  
摟住你解他的下衣還說不干你事徐晟扯到欄邊

一刀砍了回轉靜室呼延灼道小娘子我們替你殺  
了這和尚了到天明自去尋丈夫婆婆婦人拜謝道  
多虧爺們救小婦人性命若被和尚所污必然撞死  
呼延灼道好一個貞烈女子徐晟道肚中餓了又遇  
着這樁事擔閣了半夜可惜那個和尚被他走了笑  
道那獐肉好煮爛了哥哥你去取來這裏自然有鹽  
味待我尋出來把燈到房裏開了食厨甜醬醋米  
麵菜蔬是伴俱有牀底下搜出一大甕好酒徐晟大  
喜把酒盪熱呼延鈺取到獐肉和了醬醋大碗酒大

壽世解子  
說秀才和  
強盜一般  
然則和時  
北秀才更  
死也

塊肉的弊又把米做飯三人弊得醉飽也叫婦人弊  
些天色已明商議道到此地位進退不得不如到飲  
馬川權且安身問婦人道你曉得飲馬川離這裏多  
少路婦人道只在西南上不勾二十里聞得那山上  
大王極有義氣只要取那不仁強橫的財物並不優  
害良民這萬慶寺和尚比鄰盜更兒呼延灼三人遂  
上馬分付婦人自去望西南而行不上十里多路平  
坡上見一騎馬飛奔而來後面喊聲大震一隊皂鵬  
旗金兵追那騎馬的將官呼延灼定睛看時原來正

**喜**

是美鬚公朱全正要動問那皂鵬旗已趕近身邊把  
刀砍來徐晟一鎗挺去早挑一個金兵下馬呼延灼  
舞着雙鞭也打傷一個那金兵胡哨了一聲退轉去  
了朱全下馬仔細一看道原來是長兄若不相遇我  
性命休矣長兄從何處來這兩位少年是誰恁地英  
雄呼延灼正要回答忽然一棒鑼聲側路裏湧出三  
五十個嘍囉馬上坐着個頭領押一和尚在前那頭  
領見了呼延灼朱全滾鞍下馬原來是錦豹子楊林  
盡皆大喜一同拜畢在大松樹下坐了呼延灼道我

在東京做御營兵馬指揮使。因金兵敗盟，搶到河北河東。聖上傳位太子，命內侍梁方平督十員名將，分守黃河岸口，阻遏金兵。我同汪豹連營駐紮楊劉地方。誰知汪豹暗通金兵，放過隘口。那時兵敗，幸得小兒呼延鈺與這金鎗手徐寧令郎徐晟也過繼我為子，併力殺出，欲到保定投朱大哥。剛至城下，遇一隊金兵衝來，望小路而走。夜深山僻，見座萬慶寺借宿。那些和尚認做飲馬川奸細，將鎗棍打來。我與小兒打傷幾個和尚，又走十多里，見一所古廟，進去歇息。

聞有婦人哭聲，尋到靜室裏，兩個和尚，樓住一個婦女，強姦被我拿住，一個殺了，救了這婦人父子三人。進退無路，思量到飲馬川一路行來，却好會着朱大哥。不意又逢兄弟朱全道，金兵犯界，太守命我把守飛虎峪。金兵勢大，難以抵敵，兵卒皆散。我匹馬逃生，幸遇賢喬梓得解此難。楊林道：此去飲馬川不遠，請同上去。五人上了馬，呼延鈺見傍邊押着的和尚，說道：這便是昨夜強姦婦人逃走的。那裏拿得來？楊林道：萬慶寺與山寨屢次作對，拿去幾個嘍囉。我今日

醒酒  
必

見這和尚慌張逃走，也便拿住到山寨裏，取他心肝，做醒酒湯。不想正是強姦婦女的一發，該拿了說話之間，已到飲馬川。楊林先去通報，李應等齊出來迎。接到聚義廳上，一團相見。李應道：「萬慶寺曇化和尚，要請金兵來攻山寨，喜得二位長兄到來，便不怕他了。」朱全道我同呼將軍是過時的人，這兩位少年，一個是呼延鈺，乃呼將軍令郎；一個是金鎗手徐寧之子徐晟，真是後進英才。我方纔被皂鵬旗追來，被他一鞭一鎗，壞了兩個。方得轉去，李應道：「隔得幾年，這

般長成，若不說明，就不認得了。可喜可敬。公孫先生，朱軍師也在這裏。因愛清靜，築一小院在白雲坡，叫人請來。楊林道：「我拿得一個和尚，原來昨夜在靜室裏，強姦婦女，被呼大哥殺了一個。這是逃脫的李應道，且監着。若曇化來打仗，殺了祭旗。正說間，公孫勝朱武來到，各叙齊潤之情，設席款待。不在話下。却說當夜靜室內，還有個道人，見有人跳進，行兇開後門走脫。見一個和尚殺在澗中，去到萬慶寺報與曇化知道。那兩個和尚是曇化付法徒弟，聞得傷了大怒。

自供列前  
供養首先  
歸順妙法

道這飲馬川賊人這等可惡幾番來攪擾與他勢不  
兩立本待等兄弟畢豐到來同去勦滅如今忍不得  
了待我自去幹元帥處請兵掃蕩他出這口惡氣當  
下置備厚禮侍者跟隨到金營報知走進中軍帳見  
韓離不合掌拜稟道萬慶寺是北朝胡太后所建的  
香火院列朝並皆供養護國祝聖今大兵一到首先  
歸順有飲馬川草寇李應等是宋江部下梁山泊餘  
黨佔住山寨打家劫舍無所不為他娶興復宋朝與  
大兵作對前夜到靜室殺了我兩個法嗣殊為可恨

八個字連  
佛道誦上  
法華經

不可不除請元帥發兵待貧僧自去掃平山寨度王  
化無雙佛法興隆遂呈上珊瑚數珠一串流金編佛  
一尊那韓離不性極好殺却深信佛法尊隆三寶說  
道我大兵一到無不向化這夥草寇輒敢如此撥五  
百皂鵬旗的雄兵隨師父去立等報捷曇化拜謝同  
領兵的將官到萬慶寺設齋相待又選三百僧兵結  
束雄壯在前引路到十里松扎大營到明早討戰  
不題却說李應和眾頭領叙談探事嘍囉報上山來  
說萬慶寺曇化和尚領皂鵬旗金兵已屯扎在十里

水滸傳 卷四 六 元人遺本  
松來攻山寨李應道那和尚姦潘兇惡正嬰滅他却  
反自來送死朱武道那和尚不打緊恐金兵剽悍未  
可出戰且守寨柵耐住兩日待他銳氣將闌方可出  
戰李應遣樊瑞柱與楊林蔡慶守定三關各處小路  
俱用木石壘斷安排砲石火箭糯米灰瓶把寨門緊  
閉假旗息鼓等他到來說那曇化五鼓造飯揚旗展  
旛的殺來到得山邊靜悄悄並無一人週圍一看見  
路徑盡皆斷絕喝令僧兵爬山那砲石灰瓶雨點打  
下來那僧兵像葫蘆一般滴溜溜亂滾下山脚不能

上去無可奈何到日色平西只得退轉十里松正是  
世、外、尚、然、饒、毒、計、塵、中、那、不、起、雄、心、要、知、勝、負、且、聽、  
下回分解。

此回頭緒頗多。作者如穿九曲之珠。一線串出。呼  
延父子兵敗落荒。誅僧遇友。讀之。有一波未平。一  
波復起之樂。

水滸後傳卷之五

古宋遺民著

馮名山樵評



第二十一回

撲天鵬火燒萬慶寺 小旋風冤困滄州牢  
却說曇化和尚我相未除毒心更熾自去請了金兵  
到飲馬川思量卽刻踏平山寨泄了毒氣誰知緊閉  
寨門寨斷山路並不出戰焦躁了一日次早又到山  
邊耀武揚威的搦戰只不見出來那些皂鵬旗大半

去邨中擄掠資財姦淫婦女曇化又拘束不得到  
午時分精神厭倦止要回營忽聽得一聲砲響李應  
呼延灼楊林樊瑞飛下四騎四五百嘍囉來到陣前  
那曇化身軀胖大騎一疋白馬手執渾鐵禪杖有  
十多觔重宛如魯智深轉世罵道你這夥梁山泊殺  
不盡的殘寇敢來攪我清淨法門金朝大兵到此快  
下馬受縛李應喝道鈞不盡的禿驢敢來尋死挺鎗  
便刺曇化輪禪杖來敵鬪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呼延  
灼忍不住提雙鞭助戰那和尚毫無懼怯又鬪了多

嘍囉混戰互有損傷已晚各自鳴金收兵曇化  
退到十里松李應等回既道那禿厮果然驍勇我  
同呼將軍兩個剛剛敵住朱武道曇化武藝高強只  
可智取不可力敵明日再守一日不要出戰只在山  
上搖旗吶喊綴住了他另遣一枝兵從山背後下去  
竟攻萬慶寺那寺裏必然空虛先破了他巢穴再差  
兩路埋伏那和尚聞知必然回兵去救我這裏追去  
必獲全勝眾頭領盡皆稱善李應便請呼延灼徐晟

勝身  
取之計



呼延銓楊林去破萬慶寺裴宣蔡慶樊瑞杜興分兩路埋伏自與朱全對陣追趕分撥已定三更時分呼延灼裴宣等各引嘍囉下山楊林引路裴宣等四人埋伏在寺前二三里之外松林裏呼延灼等領三百嘍囉到寺門聽得大殿上做晨朝功課衆嘍囉把寺門打開一湧而入寺裏只留得一二十個老弱粧戒律強喫齋的禪和子并些火工道人逢着便殺霎時間屍橫滿地楊林就發放火呼延灼道且慢寺內必有積蓄搬回山寨都有用處三百多人到庫房方丈

藥世界

各寮遍處搜尋若干的陳年好酒薰臘火肉鮓齋海錯菓品蔬菜油鹽等物又有金銀段疋衣服布帛銅鉛器皿米麥苴麵不可勝計後邊又有一條曲折深衙黑洞洞的點了火把照進有一扇石門打開看時內有幽房密室花竹繽紛麝蘭氤氳藏着十來個年少尼姑二十多個有髮色的婦女見打進來都在睡夢裏扒起衣褲都穿不迭也有尼姑披着女衫的也有婦女拖了僧鞋的見衆人闖進都跪下哀告道我們盡是良家被和尚拐騙來的晝夜輪流姦宿要出

去不能勾求老命饒命呼延灼喚出教鎖在一間空  
房裏把錦帳繡被玩好之物一齊取出喫囉便炊飯  
煮肉打開好酒儘意的喫都醉飽了伏在兩廊專等  
和尚回來却說曇化復引金兵到山邊又不見一人  
山頂大吹大擂搖旗吶喊不覺怒氣填胸正無可奈  
何只見寺裏幾個和尚滿面灰塵汗流浹背如飛的  
趕來喊道堂頭不好了。一班強盜把寺打破常住搶  
光大衆都殺了。有一個強盜頭現坐在方丈裏我們  
幾個因在外巡山逃得性命趕來報知曇化聽得頭

頂上失了。三魂腳底下走了。六魄忙叫回兵。山上李  
應朱仝見陣腳動了。知道萬慶寺已破。統兵追下。喊  
道。秃賊休走。緊緊追來。曇化無心戀戰。到三叉路口。  
那隊皂旗金兵不顧和尚從東去了。曇化一發勢孤。  
只得逃前。將到寺前。一聲砲響。松林裏轉出裴宣樊  
瑞。杜興。蔡慶。四等好漢。一字擺開。喝道。快留下。頭  
曇化並不回言。輪禪杖。竟打後面。李應朱仝已是追  
到。曇化心慌。拖了禪杖。衝去。裴宣等讓。他過去。只把  
這些僧兵。真如砍瓜一般。曇化將到寺門。呼延銍徐

晟雙馬飛出，曇化前後不能抵敵，被徐晟一鎗刺着右肋，跌下馬來。衆嘍囉拿來綁了李應，到殿上一司坐下。呼延灼說：「密室內藏着許多尼姑婦女，并搜出葷酒等物，押過曇化來。」問道：「你既出了家，當慈悲爲本，清淨爲心，怎麼貪淫好殺，何苦與我們作對？」這萬慶寺是胡太后香火院，受列朝供養，是大宋的土地。是大宋的人民，金兵南來，勝敗未分，你爭先去投順，引兵來攻山寨，是何道理？又暗藏婦女，恣啖酒肉，你也受用得勾了。莫說我們容你不得，就是菩薩金剛。

也要努力了。曇化道：「不必多講，只求速死。」楊林立起，拿刀要砍李應。道：「佛家弟子，不可加之刀刃。有個妙法，送他西歸。」喝令嘍囉把寺中所有之物，盡數搬運上山，放出尼姑婦女，教他各自認路回家，發放已畢，放起火來，把曇化綁在殿柱上，看看火逼近來，樊瑞道：「你這個和尚，今日圓寂了，可惜沒處尋善智識，封龕我道士竟與你下火，乃作偈曰：

曇化曇化，諸善不修。衆惡盡作，朝酣酒肉。高坐蓮臺，夜搜婦女。今歸極樂，更無人放火。兼會

趨炎使詐。映。這。回。送。上。三。昧。神。光。掃。盡。六。根。礙。礙。

又有名賢作詩嘆道。

世間何物最堪憎。

蠹國殃民莫若僧。

梁武捨身朝見滅。

漢明作備禍旋興。

低眉菩薩慈悲少。

努目金剛忿恚增。

更有一般堪惡處。

姦淫陰毒罪難勝。

却說衆頭領俱在寺門外立馬觀看。霎時間透上萬道紅光。焰騰騰火趁風威。如金蛇閃掣。眼見得那曇。

化茶毘了。李應等馬上加鞭。同回山寨。推牛餉士。大排筵宴慶賀。正在歡揚之際。忽小喽囉報道。有一戴院長要見。李應忙叫請進。戴宗走到。衆頭領皆下階相迎。見過禮。就請上坐。戴宗道。小弟已在嶽廟裏出家。百念皆灰。誰知樞密府奏加原職。再三勉強下山。軍前効用。往來傳遞文書。受盡辛苦。及至回京辭別。還山童貫。又苦苦相留。說已題授本官提點。候下勅命。不料王黼又開邊釁。納了平州守將張毅。金人來責敗盟。郭藥師做了鄉導。分道南侵。直渡黃河。把東。

京圍住那朝臣主和主戰紛爭不已幸得兵部侍郎  
李綱力陳守禦檄河北河東關陝勤王之兵老種經  
畧相公和姚古耿南仲之師已屯城下了差我賫詔  
各處催促因此先到大名府誰道太守劉豫心懷不  
軌投順金朝粘沒喝許他立爲中國之主傾心吐膽  
向着北朝不唯不肯發兵連各處詔書都焚燬了將  
我趕出還要把我解到金營虧我走得快只是失了  
詔旨回京不得思量到滄州投盜柴大官人數日前  
因浪子宰相李邦彥力主和議與粘沒喝講定割了

二三鎮再要一百萬金子五百萬銀子犒師先在京城  
內搜括巨室富商的財物不勾十分之一就差使臣  
到各州縣搜括若有藏匿不獻者全家處斬這個旨  
意傳到滄州那太守高源正是高濂的兄弟因前日  
破了高唐州害他滿門良賤柴進撞着冤家對頭高  
源要與高濂報仇奏着奉旨的大題目要他三千兩  
金子一萬兩銀子那裏得來這樣亂世太祖皇帝的  
誓書那裏還講得起拿到州裏三日一比連家眷同  
監禁了我到牢中去看他再三致囑衆弟兄救取性

亦不可少

命故特到此李應道柴大官人義氣最重征方臘回  
來雖不會面書信長是往來既然有難豈可不救煩  
眾兄弟莫辭勞苦到滄州走一遭就點一千兵同呼  
延灼楊林呼延鈺戴宗徐晟進發囑托朱仝樊瑞等  
道倘金兵來與曩化復仇只宜堅守不可出戰緩急  
之間戴院長往來通信戴宗道前日高廉有妖法宋  
公明使我去請公孫先生受盡跋涉今高源若作妖  
法喜公孫先生現在不勞再請了李應道煩院長作  
起神行法先到滄州通個信與他使他安心守耐我

等兵馬在路還有幾日方到戴宗依允作法先去了  
那高源是狡詐之徒極有惡才手段最辣也曉得飲  
馬川好漢是柴進舊相識恐怕來攻城先把城垣修  
築柵木堅牢城裏城外編着保甲法盤詰好細城門  
出入盡用小票照驗甚是嚴緊探得飲馬川果然有  
人馬到來拽起吊橋城門關定傳令統制團練等官  
領兵各守汛地又點民兵登城堆堞石塊灰瓶等物  
晝夜隄防却說李應等兵馬到了城下戴宗來見道  
城內水泄不通並不容人出入進去不得李應週圍

水滸傳卷之五  
看了一遭道城池雖小却是堅固急切難攻且遠遠圍住再作算計。却說高源全身披挂親自巡察分付官兵不許出戰。只是堅壁清野待這千賊寇糧盡力弛方可追他。李應等一連三日無計可施。那高源坐下州衙傳進兩院節級牢子分付道：柴進這廝慣會結連山寇謀爲不軌。向年使黑旋風李逵打死殷直閣我那大太爺也把他監禁在牢裏。只是下手不早。反被他通着梁山泊賊寇引兵到來攻破高唐州。全家受害。今是奉聖旨搜括金銀。並非公報私仇。又約

飲馬川餘黨來侵犯。這是背逆朝廷。罪在不赦了。我想那些賊寇不過偷舊日情面。故來搭救。你們今夜將柴進盆弔死了。明早把屍首拋出城外。他們見柴進死了。難道真有甚麼生死交情。自然敗興。而回我自。用計擒他。速速下手。不可遲誤。大明立等回話。節級牢子領了鈞旨下廳。那兩院節級姓吉。名字爲人。仁恕。雖在公門。肯行方便。心裏沉吟道：那柴大官人。是個金枝玉葉。仗義疎財。真是好男子。州官將奉旨爲名。明是要報私仇。今夜要害他性命。如何下得眼。

見天下大亂。這州官的冰山也將次倒了。何不救了。他却是一樁的老大陰騭。以口開心。算計定了。就懸住小牢子。說道。相公鈞旨。要益弔柴進。且未可行事。他身邊有的是銀子。待我再去與些出來。與你們用度。直待五鼓下手。衆牢子盡皆歡喜。吉孚到牢裏。對柴進道。大官人。你知喜信麼。柴進道。我在牢裏。知甚麼喜信。吉孚道。飲馬川貴相。識已領兵到城下。攻打三日了。柴進聽見。喜動顏色。便問道。勝負若何。吉孚道。州裏相公。到有主意。只是高壘深溝的緊守。並不

出戰。柴進道。若是這等。攻打也無益。吉孚道。還有一個喜信。不好說得。柴進只道有甚解救。急問怎麼。不好說得。吉孚道。方纔領相公鈞旨。道前年在高唐州。留你性命。不早下手。致被梁山泊攻破。殺他哥哥全家。今夜分付牢子。把你益弔死了。拋屍城外。飲馬川兵馬。自然退去。柴進聽了。嚇得魂飛魄散。一字也說不出。淚如泉湧。吉孚道。哭也無益。你身邊有銀子。拿出來。我與你調度。柴進道。還有一百多兩。盡數送你。我死之後。煩你保全我的家眷罷。我在九泉也得瞑



日吉孚道奉旨搜括金銀。若隱藏不納，全家處斬。那裏保全得來。若是我有了銀子，也保全不得自己。柴進道：「不消說了，只累你買口棺木盛殮，我罷就取出大包銀子遞過。」吉孚道：「這不難。」接了銀子，竟出監門。到使臣房裏，那些小牢子還坐着等。吉孚把二十兩分給眾人，又將二兩置辦三牲福物，祭了青面聖者，喫了散福酒。然後用手眾牢子得了銀子，俱喜攢攢去分了。到三更時分，將牲體香紙祭賽青面聖者。吉孚喚柴進道：「你也來拜拜，要聖者引出，免得魂沉獄。」

想作書人  
曾在風波  
亭走過一  
遭親見此

底柴進道：「死在坑刻，拜之何益？只不動身，眼睜睜看吉孚同眾牢子儘意的，呷吉孚拿一分福物，一壺酒對柴進道：「你也受用些，做個飽鬼，不是我救，奈上命差遣，槩不由已。你叫我棺木盛貯，明日把屍首拋出城外，貴相識不忍自，好結果你的，不必挂心。」柴進見吉孚這等說，冤苦填塞，如萬箭攢心。那裏呷得下，連哭也哭不出了，如死人一般，呆呆等着。吉孚側耳聽樵樓已打四鼓，提鈴喝號，巡視獄官已過對小牢子道：「此時好下手，喝道：剝下衣服，扁扎起來。」眾

刑法  
更險更

牢子七手八脚拿麻繩的取套索的正要套上額項吉孚道且慢晚上又領相公鈞旨道臨時用刑可再到衙內還有甚麼言語分付你們且看守在這裏不可睡着我去稟覆一聲就來提燈籠出監門而去柴進此時倒無別念惟打點嘗這上路滋味不一時吉孚叫開獄門柴進聽得魂已輕輕飛舉半空只見吉孚手內執着一根火簽急急走來說道這相公好不鶻突帳又耍帶柴進到內衙去另有發落你們且伺候着恐怕也要叫進內衙把獄門鎖好還有許多重

犯。聖。子。是。誰。都。總。管。上。衣。服。提。了。燈。籠。牽。了。柴。進。竟。出。去。高。福。走。到。府。門。口。叫。守。門。的。開。了。門。說。道。公。鈞。有。批。這。犯。人。到。一。處。安。放。守。門。人。役。見。是。兩。院。節。制。犯。是。他。執。掌。不。去。詰。問。出。了。府。門。從。大。街。上。走。下。小。巷。見。火。把。照。耀。得。通。紅。一。二。十。個。兵。丁。都。出。勒。的。馬。上。騎。着。一。個。將。官。吉。孚。看。時。却。是。城。上。巡。察。過。來。孫。統。制。喝。道。甚。麼。人。此。時。還。在。此。等。下。鎖。了。帶。進。營。去。吉。孚。不。慌。不。忙。跪。下。稟。道。小。的。是。本。州。兩。院。節。

級吉孚奉太爺火簽捕得一名奸細押到死囚牢裏去現有火簽在此孫統制見有火簽又是節級分付道去罷吉孚和柴進反慢慢的走見孫統制去得遠了方急進小巷又轉過兩個灣到一人家門首輕輕把門彈了一聲就有人開門出來放吉孚柴進走進重把門拴好了引到後半間屋裏點着燈火吉孚把柴進項上青索了解下說道大官人此時恭喜了柴進所以不好回答吉孚道我敬你是個好漢子

柴進此時如遊冥路如在夢

領你到這個所在這個人是鄆城縣裏出身叫做唐牛兒向托着盤賣糶薑過活的常常得宋公明周濟宋公明殺了閻婆惜虔婆騙到縣前買棺木扭住叫喊起來唐牛兒向前解救宋公明便走脫了他頂替罪名刺配到滄州罪是滿了沒有盤費回去不得我見他有義氣常看顧他做些小營運我要救你無處安頓想到這裏先與他說知等候柴進聽了如死去還魂的一般撲地便拜道再生之德實難補報吉孚扶起道還有商量我也出身不得了幸無妻小沒有

如世見識  
村方世道  
真有此心  
許人

牽挂你的家眷還在監裏怎的救解你寫起封書來  
把唐牛兒擲到城下叫他退兵少不得開門放樵採  
使勇士扮做百姓雜進城內復引兵攻打有了內應  
方可破得柴進大喜道我的恩哥你怎不先通知一  
聲免得這般嚇破肝膽吉乎道若先說了你心上不  
慌就做不出這般悲苦臉來那些牢子久慣成精看  
出破綻豈不悞了大事我所以無半個字的口鬆扁  
扎起來到萬分危急方好脫身大街幸遇孫統制還  
好掩飾若州官自來巡察我兩個性命休矣唐牛兒

盪出一大壺熱酒一隻熟雞柴進道監裏教我喫酒  
如何嚙得下這回要喫了喫罷手顛顛的修了封書  
付與唐牛兒辛苦了一夜且在炕上暫息不題且說  
高源天明就坐早衙喚吉乎將柴進屍首呈驗小牢  
子稟道昨夜三更扁扎了正要動手吉乎稱相公還  
要帶進內衙回話帶出監門去了高源大怒喚守門  
人役喝道爲何放了柴進出去門役稟道三更時分  
見吉乎手持火簽說相公叫帶這犯人到一處去小  
的見囚犯是他掌管又有火簽故此放出了門高源

道限見得這縣賣放了現今城門閉着怕他飛上天  
去把牢子門役各加重責喚該司速傳曉諭各坊舖  
小甲沿門搜捕若擒得者官給賞錢一千貫窩匿者  
按軍法斬首霎時間滿城傳遍沸騰起來沿門逐戶  
菴觀寺院三五兩舍廢廟東廝翻轉地皮搜檢已遍  
那裏有些影响再說唐牛兒上城守塚乘傍人眼  
把石塊包了這封書拋下親看見一個好漢拾去輪  
次回家喫飯大開了門盛一碗小米粥堆一箸鹽菜  
在上。面。藏。着。門。檻。上。喫。對。着。隣。舍。道。連。日。閉。了。城。門。

山。去。營。運。不。得。身。邊。一。文。錢。也。沒。有。剩。得。這。些。小。  
胡亂熬碗粥喫再過兩日就要餓死了告拿得朱  
時領一千貫賞錢儘勾發跡哩巷口隣舍道唐大  
你上城時該坊小甲到這巷裏搜尋見你鎖着門  
們取笑道敢是反鎖在這屋裏小甲也笑道這丟  
房子藏隱不得諒他也没有這膽唐牛兒道列位  
放心請進來看省得日後敗露出來連累各家  
個道我是說笑話你便認起真來一個道便進去看  
看嘆道瞧了他瘦子真勾探頭一望後半箇黑胡

一個破碗上面有幾件破衣服堆着亂柴草笑道炕上窩藏的柴是柴不是進我家裏柴毛也沒有我的大嫂老太怨悵真是再關兩日板棧兒就要晦氣了你一身一口倒有得堆着哩正說閒聽得巷口人說道賊兵都退了好了正是烽烟暫息人安枕金鼓重鳴血滿城不知畢竟如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極奇極險極快文字如馳快馬峻坂收轡如張帆帆江心回舵讀者至更無可轉身處幾幾乎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何況身履其地者○宋遺民自

通篇精神周匝盡在筆下  
之言

水滸後傳

卷五

三

○

○

○

○

○

